

◆岁月回眸

40年同行·我与《邵阳日报》有奖征文
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协办

《邵阳日报》，丰富了我的人生

鲁闻恋

我这个从邵东山村来到首都北京的军人，通过家乡的党报《邵阳日报》，足以全面知晓铁打的宝庆的点点滴滴。尽管身份不断转换，但我对《邵阳日报》情有独钟。

20世纪90年代，我在家乡的一所中心小学当代课老师。有时去乡政府办事，看到新出版《邵阳日报》，总是迫不及待地翻看搜寻我关注的内容。1990年3月至9月，我在《邵阳日报》上发表了《齐合村旱土改良田》《双泉铺乡南木村党支部走出一条新路》等几篇稿件，不久便因此沾了光。当年国庆节过后，武警福建总队两名接兵干部来到黑田铺乡政府。当时的乡武装部长和派出所长下乡去了，我正好在乡政府给他们代写一个黑板报通知，便负责接待两名接兵干部。他俩看到我在报上发表的文章，夸奖说：“这小鬼写得不错嘛，很有逻辑性，一定要到部队去。”从此，我的命运改变了，走上了一条职业军人之道。

刘师雄成、黄兄颂明等，是我的乡亲，亦友亦师亦导，对我的影响很大。刘师雄成说过，给党报写文章，文章要简洁、干净；要多写短文，最好写“千字文”；必须把多余的话去掉，但又不能光秃秃的，必须写得从容、舒展，像篆刻艺术，方寸之内，有一种海阔天空的气象。黄兄颂明，经常给我点拨，还把一些报纸上的社论和评论文章寄给我，重要之处精到之处，他都划上了重重的红线。我的文章，经羊君长发修改过后都很明白通畅，没有一丝艰深晦涩的影子。

《邵阳日报》，丰盈了我的灵魂，丰富了我的人生。报社的一些编辑，也给我坚定的支持和鼓励，是他们让我不断接受吸取新知识，寻觅探索新方法，始终如一坚守本心做人做事，心无旁骛大胆前行。多年来，我先后荣立一次二等功、八次三等功，还被武警部队评为优秀纪检监察干部、被全军评为优秀共产党员。

《邵阳日报》是我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今后的日子，祝愿她越办越好，而我将一如既往地做她忠实的读者。

我与《邵阳日报》的不解之缘

谢立军

在一个光线明亮的午后，我又习惯性地阅读起《邵阳日报》电子版。

至今犹记，我在《邵阳日报》初次发表作品，是在1997年6月。当时，我不过是个年过二十的文学青年。虽然我对写作一直激情满满，但写出来的文字比较稚嫩，所投的稿子总是石沉大海。记得那天，我一如既往地翻阅单位订的《邵阳日报》，竟然看到副刊上刊载了我的一篇散文。我捧着报纸反复端详，好似产如注视着呱呱坠地的婴儿。一连好几天，我心花怒放，恨不得扬着报纸告诉身边所有人。

自此，我与《邵阳日报》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尤其让我难以忘记的，与伍经建老师未曾谋面之前，我的作品有幸在《邵阳日报》副刊发表后，他总会第一时间邮寄报刊于我。后来，我在一位文学前辈家里偶遇他，算是真正认识了他。多少年过去了，他当面勉励我的话仍旧声声在耳。他说我尚年轻，文笔也尚可，坚持下去，创作出更好的作品。令人遗憾的是，我才疏学浅，时至今日，在文学领域建树微小，实属辜负了他的期望。

本世纪初，我开始写新闻稿。2002年，我应邀采访了两个家庭的父母，他们正值青春

年华的孩子患了重病。为了替孩子治病，两家债台高筑。我撰写的两个采访稿都有2000多字，相继在《邵阳日报》上刊登了。陷入困境的家庭，因此受到了社会一定的关注。

时间跨越到2013年，我被借调到某单位办公室。工作当中，我注重捕捉新闻素材，写的新闻稿频繁刊发于《邵阳日报》和《邵阳晚报》。这一年，我被县委宣传部聘为年度新闻采访成员，还被评为邵阳日报社优秀通讯员。从事新闻报道的过程中，我认识了谢恩桂等好几位编辑记者。在他们热心指点下，我受益匪浅，新闻写作水平更是提高了不少。

近年来，我侧重生态文学创作，《邵阳日报》仍旧是我发表作品的一块阵地，她相继刊发了我的《漆树峰的“银杏王”》《绿染平溪江》《初秋里的穿龙崖》《岩龙江里鸟儿欢》等诸多作品。两个月前，我参加一次业务培训，与在省城工作的一位森林康养老师闲聊。他突然冒出一句：“嘿，我看过你的文学作品，有篇写森林公园的散文，更是印象深刻。”我诧异地问他在哪里看过。他想了想，说是《邵阳日报》，然后又补充了一句：“准确地讲，是《邵阳日报》电子版。”



荷韵

刘玉松 摄

◆六岭杂谈

谁“出卖”了我

袁嫦娥

年轮，我一圈一圈地数着。年龄，我一年一年地护着。

从豆蔻年华到耄耋之年，我把其间密密麻麻的数字，小心地拥抱着。从健步如飞到步履蹒跚，无论是欢声笑语还是气馁沮丧，我都将一切封存。

可是，这都是枉费心机，年龄还是“出卖”了我。

曾经，在湛蓝的天空下，在阡陌间、山野里，带着红领巾的少年总在歌声中劳作，与牛作伴，陪蝴蝶跳舞；课堂上，红领巾中多么安静，吸吮着甜蜜的“乳汁”。这时年龄悄无声息地出卖了我，红领巾不再在胸前飘扬，而是被放进了箱底。

当耀眼的团徽在胸前闪闪发光时，我走进了另一段灿烂的人生旅程。从共青团员到共青团工作管理者，我经历了，也成长了。可正当青春焕发、热情高涨的时刻，年龄从天而降，又一次出卖了我，团徽成了历史的荣誉。

庆幸的是，党徽永远在我人生的宝盒里。我戴着党徽在人生路上继续奋斗。

我是平凡的、渺小的，只是一株小草、一块

碎石，但我每天专心、勤奋地工作着。我成了一名儿童教育工作者，专注地钻研着儿童的成长教育。这是令人兴奋的工作，我跋山涉水，进入学校，进入幼儿家庭，调查了解了成千上万名幼儿的智力发展水平。正当我准备大展拳脚时，年龄像炸弹爆炸：退休回家！退休回家！

我背起行囊，走进私家校园，继续完成我未完成的教育实验。二十年过去了，我终于完成了梦想中的教育实验。在完成实验的同时，我进了老年大学，在这里，有知识、有娱乐，还可以与同龄人唱响欢乐的歌。

年龄呀年龄，对我穷追不舍、穷追猛打，最后还是出卖了我，我被老年大学“拒”之门外。

我沉思了许久，也许是我错怪了年龄。年龄的变化，是客观规律，无法改变，走不了后门，拉不上关系。它是个数字，真正决定自己的是心态和生活方式。虽然每个阶段年龄都在我们身上留下痕迹，但它无法剥夺我们内心的热情和实现梦想的勇气。它只是个标记，不能束缚、不能限制我们保持一颗年轻的对生活充满希望的心。